



死谷生还
ПОЛЫНОВ
УХОДИТ
ИЗ
ПРОШЛОГО

死谷生还

江苏人民出版社

Я. М. ШЕЙНИН

Полынов уходит из прошлого

Ниже-Волж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3г.

死谷生还

(原名《波雷诺夫从过去走出来》)

[苏联] 亚·米·舍伊宁著

吉同达 黎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29,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书号: 10100·882 定价: 1.95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主要人物表

- 米哈依尔·戈奥尔吉耶维奇·谢尔巴科夫——设计工程师、
登山运动健将
- 叶连娜·谢列耶夫娜·鲁德尼科娃（列娜、列娜奇卡）——
女地质师
- 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巴尔哈托夫——地质学博士、帕米尔
高原考察队队长
-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雷诺夫——察里津老医生、“二
十世纪的鲁滨逊”
- 拉希德·艾别科夫——大学生、考察队队员
- 维克多·米哈依洛维奇·马利宁——研究生、考察队队员
- 巴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奥谢列德科——画家、登山运动
健将
-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波雷诺夫（巴夏、帕夫利克）
——波雷诺夫医生的儿子
- 米切尔·陶普曼——美国特工人员
- 海因乌德——美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留科夫——某医学研究所所长
- 卡罗林娜——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女儿
- 尼 娜——列娜的女友
- 列夫·谢尔盖耶维奇——苏联侦察员

译者的话

《死谷生还》原名《波雷诺夫从过去走出来》，在苏联是一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从六十年代成书至今，已先后四次再版，吸引了广大读者，尤获青少年好评。该书故事引人入胜，既有扣人心弦的惊险场面，又有忠贞爱情的动人情景，其间还穿插有科普知识。

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题为《失踪的山谷》，下部——《波雷诺夫的遗产》。上部讲的是：主人公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雷诺夫医生早年生活在黑暗的沙俄时代。他报国无门，愤世嫉俗，终于被迫在1915年偕妻秘密逃离故乡察里津，隐居于帕米尔高原一无名山谷中，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后因地震堵塞谷口，他们被困禁谷中，与世隔绝达四十年之久，成为“二十世纪的鲁滨逊”。在此期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在苏联帕米尔高原考察队的帮助下，波雷诺夫得以重返人间。下部描述的是：波雷诺夫父子返回莫斯科后，从客死美国的岳父手里意外地获得一笔巨额遗产，包括远在非洲大陆的废旧金刚石矿场。后来，在这些矿场中发现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铀钍金属。为攫取这些矿场，美国间谍费尽心机，使出种种招数——金钱、美女、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美苏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亚·米·舍伊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苏联作家，以写惊险小说和科幻作品为主。《死谷生还》是他献给读者的一部惊

险与科幻相结合的畅销书。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读者的好评，除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扣人心弦外，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了有机的揉合，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广阔的生活画卷，使我们从中看到1915年前后俄国社会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以及十月革命后数十年来苏联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也别具一格。作者往往把情节推到了高潮戛然而止，迫使读者对设下的悬念进行猜测，急于揭开谜底。然而，有些谜底直到全书终了才见分晓。

另外，这本小说还穿插了科普知识。读者在陶醉于惊险情节和爱情故事的同时，还能汲取不少有益的自然科学知识，诸如：勘察寻矿，登山探险，生物医学，健康长寿等许多方面的知识。

总之，这是一本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作品。但由于作者主要着眼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出场人物又颇多，因此对人物的刻画缺乏深度，文笔也欠优美，使人感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丰满，个性显得贫乏。加之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部 失踪的山谷

小巷邂逅

谢尔巴科夫仔细打点着行装。这次行程遥远，很可能去帕米尔高原。在那神秘莫测的地区，等待考察队员和登山运动员的将是各种危险和不测。米哈依尔·谢尔巴科夫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三年前，他和厂里的一些朋友到过帕米尔高原东侧，在艰难地攀登一座无名山峰时，发生了不幸。现在，他渴望着故地重游，决不是想第一个登上那座难以逾越的峰巅，或者是再发现一座世人不知的无名高峰。使谢尔巴科夫心情不能平静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他把一切必需品和装备整整齐齐地放进那只跟随他走南闯北的旧黄皮箱里。这里面有年轻工程师最珍贵的东西——高山降落伞。为研制这个降落伞，他花费了几年的心血。这是登山运动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顶高山降落伞。一想到它，谢尔巴科夫就异常激动、不安：时而信心十足，时而疑虑重重，时而又为可能取得的成功欢欣鼓舞。米哈依尔打算在那里，在遥远的高山上试验一下自己的宠儿。

谢尔巴科夫住在萨维洛夫车站后面工厂宿舍的一个单间

里。当他将长途旅行所需的装备整理就绪时，宿舍区已经没有一个窗口再亮着灯光了。

清晨，谢尔巴科夫给全苏登山运动协会领导人挂了个电话。他一下就听出了对方的声音，寒暄了一句之后，对方径直问道：

“假请好了吗？”

“今天就去请假。”

“我要提醒你：赶快把一切都办好……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务必通知一声，我们来想办法。很可能提前启程，比你预料的要早。”

“真的？……但愿是去帕米尔！”

话筒里传来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咪咪的笑声。

“当然不会去克里米亚南岸的疗养院……晚上七点请到我这里来，我介绍你和科学院地质考察队领队认识一下。你暂时调到这个队工作。”

“地质考察队？”谢尔巴科夫失望地反问，“我在那里能有什么作为？”

“你来了就会知道……晚上见……”

“是……准时赶到。”

整整一天，米哈依尔忙于办理请假手续。回到住处后，他立即换好衣服。晚上六点整就出门了。为抄近路，谢尔巴科夫拐进一条小巷。一进巷口，就是一道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高耸的钟楼上金属指时针闪闪发光。

毕竟是夏天，虽已到了黄昏，仍然相当燥热。米哈依尔转向墙荫一侧，沿小巷边道大步走着。离拐角处不远，有两个女人吸引了他的视线。那两个人站在一座古老的灰色平房

旁边。一位是妙龄女郎，身着条纹短袖浅色连衣裙，光脚，穿一双红色敞口皮鞋，一顶饰有绛红色飘带的宽边草帽轻轻罩在短发上。另一位看上去四十五岁左右，穿一件深蓝色连衣裙。两个人中间放着一只挺大的皮箱。她们不时抓起皮箱提手，焦急地左顾右盼。显然，她们在等候什么人。米哈依尔听到了两个女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妈妈，让我走吧，我得走了……时间不多了。”

“再等等，列娜奇卡，他马上就会来的。”

“我要迟到的……”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不，你不要去，你还得去上班……我自己能行……”

年长的一位不肯放开皮箱提手，于是两个人一同把箱子拎起来。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谢尔巴科夫赶上了她们。

“让我来帮帮你们吧，”他说，没等对方表态就提起了皮箱。女人们有些窘迫，然而，随即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

“谢谢，”年长的一位说，“多亏您啦……我女儿怕要迟到了……我们叫了出租汽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来……离火车开车时间只剩四十分钟了。”

皮箱确实相当重，但对这位天天早晨用两只一普特重的哑铃练臂力的年轻人来说，一只箱子又算得了什么？他昂首阔步地走着，颇有几分英雄气概。母女俩勉强跟得上他。

“你们去哪个车站？”米哈依尔问。

“喀山车站，”姑娘腼腆地回答，在生人面前有些拘谨。

“那我们还是走大路。那里车多，随时可以叫住一辆……就从这个院子穿过去吧，近便点儿……”

谢尔巴科夫和两位女伴刚走近敞开的院门，街角后突然驶出一辆“胜利”牌小轿车，车身两侧印着棋盘似的方格子。

“出租车！”姑娘高兴地喊了一声，拚命向司机挥着手。汽车刹住了。

“是你们要的车吗？”一位上了年纪、面容疲惫的司机打开车门问道。

“是的，是的，”谢尔巴科夫代为回答，“请快点儿，离火车开车时间只有三十五分钟了。请把皮箱放进车尾行李箱里！”

米哈依尔帮着司机把大箱子塞进行李箱，姑娘和妈妈匆匆告别。

“列娜奇卡，到了车站可怎么办呢？”

“别担心，我雇个搬运工……你走吧，不然值班要迟到了……”

母女吻别后，姑娘就坐到了司机身旁。她从开着的车窗里把一只黑黝黝的小手伸给了谢尔巴科夫。

“太谢谢您啦……再见……”

米哈依尔突然想，应该跟到车站去帮帮这位姑娘。

“我可以送送您吗？”

他担心姑娘谢绝，不等对方回答，迅速挤进后座，随手关上车门。

“列娜奇卡，不要忘记写信啊！”

“一定写，妈妈……”

司机踩动油门，淡淡地问：

“去哪里？”

“喀山车站，”姑娘答道，“您怎么来得这么迟？”

“谁知道你们这里竟没有车子调头的地方，只好兜了个大圈子。”

汽车开动了。车子在鹅卵石路上颠簸着，沿大街疾驰而去。谢尔巴科夫担心姑娘责备司机迟到，因为这对她未必有好处：去车站的路程不近，而时间却很紧迫。但是，姑娘再没有说什么。米哈依尔对司机说：

“请您尽可能开快点儿。”

“来得及，”司机懒洋洋地说。

显然，司机对莫斯科的街道十分熟悉。他绕开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区，因为那里每个路口都得停车。然而，沿途仍然有一些阻隔。每次停车时间都使人觉得太久，乘客焦急地不时看看手表。

谢尔巴科夫理解姑娘的心情，尽管她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忧虑。她摘下草帽，于是他看到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当她稍稍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看清了那美丽的侧影：微微翘起的端正的小鼻子，丰满的双唇和下巴颏儿。一路上，他们彼此只说了几句话。

“但愿您不会迟到，”米哈依尔说。

“是啊，应该来得及，”姑娘答。

谢尔巴科夫不再说话了。“她本该再客气点儿，”年轻人生气地想，但转而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人家干吗必须对我客气呢？难道就因为我死皮赖脸地来送她？真有意思。她会怎么看我呢？说不定我的举动会被看作是……”谢尔巴科夫本想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下车，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随她怎么想好了……她叫列娜……这名字不错……她的眼睛是

什么样的呢？是浅色的？……不，是深色的……她在哪里晒得这么黑呢？……”

车身剧烈地一震，打断了米哈依尔的思绪——司机刹住车，紧靠人行道停了下来。喀山车站到了。谢尔巴科夫看了看表，离开车还有六分钟。

“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姑娘眯起双眼望着米哈依尔，笑靥动人，“请您给我找一位搬运工吧。”

“用不着，”米哈依尔赶紧说。他到底经不住姑娘这一笑，有些不知所措了。“让我来扛。您可不要掉队啊……”

谢尔巴科夫和他的女伴几乎是跑进了车站。他们吃力地挤过人群，来到站台上。

“几号车厢？”谢尔巴科夫边走边问。

姑娘还没来得及答话，一个身穿浅色衬衣的高个儿鬈发小伙子跑到了她跟前。

“你到底来了！”他喜滋滋地嚷着。“我们想，你可能要误车了。”

小伙子斜睨了一下谢尔巴科夫。米哈依尔感到有些不自在。

在六号车厢旁边，一群旅客嘻嘻哈哈地迎接着他们：

“快看，列娜来啦！……”

“快上车，车就要开了！”

鬈发青年首先跳上踏板，举起皮箱。姑娘稍一迟疑，把手伸给谢尔巴科夫：

“谢谢您，太谢谢了……”

米哈依尔很快地握了一下她的小手。

“要去很久吗？……什么时候回来？”

“8月份。”

“我一定要找到您……”

姑娘笑而不答。

列车开动了。谢尔巴科夫站在一旁，看着车身在铁轨接合处轻轻颠动着，徐徐向远方开去，不久便消失在视野之外。

米哈依尔不知道为什么叹了口气。他看了看表：“六点五十分，得快点儿赶回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有一种老军人的习惯：最讨厌迟到。

废墟遗稿

米哈依尔气喘吁吁地走进体委后院登山运动处处长小巧玲珑的办公室，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几分钟。体格健壮、胸肌发达的处长冷冰冰地迎接了谢尔巴科夫，年轻人赶忙辩解道：

“对不起……说实话，我本不想……但是发生了意外情况。”

“好啦，”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请认识一下，”他指着坐在桌旁的一个男人说，“地质学博士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巴尔哈托夫，已经静候你十分钟了……”

谢尔巴科夫为自己的迟到倍感羞愧。“难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巴尔哈托夫？”的确，米哈依尔早就听说过这个孜孜不

倦的探险者和勇敢的登山专家的事迹。谢尔巴科夫正是以他的书为教材，学习难以掌握的攀登高峰技巧的。他抱歉地望着迎面站起来的巴尔哈托夫，此人看上去年轻精干。

“他有多大年纪？”谢尔巴科夫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思忖着，“这么年轻，竟有那么多建树……”

每一个和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初次见面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外表看来不满三十岁的人，竟然是科学博士，写了那么多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晒得黝黑、没有一道皱纹的脸，深色的眼睛，不见一根银丝的浓发——这一切使得事实上已四十开外的巴尔哈托夫显得相当年轻。

“认识您很高兴，”巴尔哈托夫热情地说。“听说您发明了一种奇特的降落伞。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考察队。”

他们坐了下来。房间里电风扇的橡皮扇叶发出簌簌的声响。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巴尔哈托夫对处长说，“我想简明扼要地向米哈依尔·戈奥尔吉耶维奇介绍一下我们考察队的目的，以便使他熟悉情况，不会妨碍您吧？”

“请吧。”

“您知道波雷诺夫这个名字吗？”巴尔哈托夫突然问谢尔巴科夫。

“不知道。”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这可是您的过错！关于这个人，早就该写本书了。”

“我看就该您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微微一笑。

“那么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过错喽……”巴尔哈托夫眼

角露出笑意，旋即又变得严肃起来。

“俄国历史上不乏天才人物，可惜，远非所有的人我们都了解。早在革命前，波雷诺夫就在察里津行医。他是最先到达帕米尔高原阿莱山脉的人之一，这一地区至今未经考察。波雷诺夫受过高等教育，酷爱地质学和旅行。他关于人类长寿问题的著作，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学说，很有价值。在一篇已发表的著作中，他曾断言：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五十至二百岁。”

谢尔巴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尽管他不知道这件事与面临的考察有什么联系。

巴尔哈托夫继续说：

“波雷诺夫的遭遇说来话长。1904年，由于公开反对日俄战争，沙皇政府曾把他关进监狱。十一年后，他的活动中断了——突然失踪……”

“失踪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问，他也在注意地听巴尔哈托夫讲述。

“而且相当神秘，偕同年轻的妻子一起失踪了。”

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稍稍欠起身，把脸对着电风扇吹了一下，然后又坐在椅子上。

“当时只有一点消息：在1915年4月《察里津通报》上发表了某人的一篇文章，作者幸灾乐祸地说：‘察里津终于摆脱了这个江湖医生和危险分子……’你们看，对一个为成百上千的人免费治病的人，一个与不卫生状况作斗争的人，一个几乎把自己全部微薄的家产用于扩建城里唯一医院的人，竟写出如此恶毒的话！”

“波雷诺夫和他的妻子到底出了什么事？”谢尔巴科夫

问。

巴尔哈托夫迟疑了一下。

“不知道……我想了许久……企图搞清楚，但毫无结果……也许，他们遭到了暗害。”

谈话中止片刻。

“很抱歉，我离题太远了，”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又继续讲下去，“1947年，在斯大林格勒清理一幢房子的废墟时，建筑工人在瓦砾中发现了一个羊皮封面的本子。后来，据我们鉴定，这原是波雷诺夫的私人日记，记的是1910年他去帕米尔旅行那段时间的事。一些老住户回忆起，波雷诺夫神秘失踪之前，就住在这幢房子里。显然，医生忘记了自己的日记。不知当时它放在何处，可能在贮藏室，也可能在地下室。这本日记目前保存在科学院档案馆里。波雷诺夫当时是在阿莱山脉西侧旅行的。您去过那里吗？”他问谢尔巴科夫。

“没有。”

“那是个十分广阔、未经认真勘察的地区，全长有二百五十公里……日记中描述了波雷诺夫在群山中发现的一条山谷。非常遗憾，没有指明山谷所在的位置。在一次暴风雪中，这位旅行者偶然来到无名山谷，并在那里逗留了几日。两年前，斯巴达克体育协会的一组登山运动员，沿着这位察里津医生的足迹走了一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山谷。然而，‘波雷诺夫山谷’不仅在地质学上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根据日记记载，山谷中蕴藏着丰富的矿床，这种矿石中含有大量钛金属。这是一种有着非凡命运和远大前程的稀有金属。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为了成功地发射火箭，还需要等待各种新金属冶炼技术的长足发展。现在这一时刻到来啦！”

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讲了很久。天渐渐转暗，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打开电灯。

从巴尔哈托夫的讲述里，谢尔巴科夫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事。原来，早在十八世纪末，已经发现了钛金属，但是，一百五十年来，它一直深埋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钛产量仅有三吨。现在我国急需这种金属，它是制造火箭推进器、高速客机、化学反应器、水力透平机和快速切削工具不可缺少的原料。更重要的是，发展原子工业，少了钛是绝对不行的。这就是科学院对波雷诺夫日记特别感兴趣，并决定向帕米尔高原派出一支有登山运动员参加的特别考察队的原因。

“米哈依尔……体委把您作为登山运动健将推荐给我们。您想为高山降落伞找个试验场地，帕米尔高原再合适不过了。那里有的是摔下去就会折断脖颈子的悬崖峭壁，”巴尔哈托夫开了句玩笑。“我们等待您的帮助，就看您啦，米哈依尔·戈奥尔吉耶维奇。”

谢尔巴科夫用不着过多地思考，考察队的目的对他很有吸引力。阿莱山脉是实地试验他的高山降落伞的绝妙场所，这一点他本来就心中有数。

“我愿意去，”年轻人说。

“太好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对他的决定表示欢迎。

“瓦西里·雅可夫列维奇，什么时候启程？”

巴尔哈托夫却转向谢尔巴科夫问道：

“您需要多少时间做准备？”

“今天走也可以。”

“妙极了，飞机明天拂晓起飞。”